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一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

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

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

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
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
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
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
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其封域在禹貢
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曰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
界自荊山而至于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
卽華山也外方卽嵩高地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
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
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
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
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
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
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曰文
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
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
統云卽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
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
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
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眾觀
名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
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
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音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
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
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
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
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
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
爲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
南都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成王居洛
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誥云戊辰
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注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殷頑民於成周
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
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
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
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琬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中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安國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

東都土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自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爲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卽位五十一年崩，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柁，是爲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

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藿居中從可知兔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卽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藿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謐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

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

而作是詩也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

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稿過古卧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彿皇反徨音皇鎬胡老

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

疏

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爲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卽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爲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卽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

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
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
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
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
東遷政遂微弱論語註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
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
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
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
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

彼黍離離彼稷

之苗

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搖音遙愬蘇路反

知我者謂我心憂

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

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

箋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畱不去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

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旻
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

乎蒼天仰慙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
○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爲蒼天莊子云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吳胡老反夏爲昊

疏

彼黍至人哉。正義曰
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

天旻密中反閔也秋爲旻天。爲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
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
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
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
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
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
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
何人哉。傳彼彼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爲
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
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
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宗廟至尚苗。正義曰言毀壞者
以傳文質畧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曰離
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
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
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種故
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
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
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
也。傳邁行至所懇。正義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
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
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
附著之意故爲憂思無所懇也。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爲行箋又訓經之
行以爲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悠悠至
蒼天。正義曰釋詁云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
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
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
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天廣大則稱昊天旻闔也言其以
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
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
不一故因蒼天而摠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
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
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天大故曰昊天秋萬
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
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曰蒼天秋日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義和以昊天摠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人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人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亡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旣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夏爲蒼天鄭旣言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旣載今尚書說卽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卅家云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股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入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行邁靡靡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

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

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疏傳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

難乃旦反下注同風福鳳反

疏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

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

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箋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

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音寒末反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

來

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

也。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塒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鑿牆以棲雞鑿在各反畜許又反

君子于役

如之何勿思

箋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疏

傳鑿牆而棲曰塒。正義曰釋宮文也又云雞

棲於杙爲桀李巡曰別鷄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曰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

佸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佸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

雞

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括古括反弋本亦作

杙羊職反或音羊特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箋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

遠害而已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遠于萬反。

疏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

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君子陽陽左執

簫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簫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

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簫音皇其

樂只且

箋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同且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

疏

君子至只且。毛以爲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

子之友陳其呼已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
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
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
由爲從爲異餘同。傳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所用心
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其樂
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
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
之中金薄鑠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
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等笙
簾簧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等笙簾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
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等
簾而必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
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
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卽笙非等簾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
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
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
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
房中之樂也。箋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
俱訓爲自是由得爲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

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君

子陶陶左執翮右招我由敖

陶陶和樂貌翮翮也箋云陶陶猶陽

陽也翮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遙翮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翮徒報反沈徒老反俗其樂只且疏傳作薰翮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